

中国人民解放军

百战将星丛书



星云中将

杨肇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顿星云中将

杨肇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顿星云中将/杨肇林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将星丛书)

ISBN 978 - 7 - 5033 - 2151 - 1

I. 顿... II. 杨...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4690 号

书 名: 顿星云中将

作 者: 杨肇林

责任编辑: 吴述波

责任校对: 刘晓京 郭艳徽

装帧设计: 赵光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ook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78 千字

印 张: 13.125

插 页: 6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151 - 1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举起千斤，放下四两

他曾经在彭德怀指挥下作战，“庐山余震”受到牵累，又因为贺龙一句话，随贺龙一同遭受厄运。他被剥夺了权力，仍然潜心组织战斗，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窜扰大陆的P2V-7 侦察机。

- “小说是小说，我是我！” [1]
- “立着是一个‘人’，躺倒也是个‘大’！” [4]
- “务歼入侵之敌” [6]
- 不愿意再见“因人废事”的现象发生 [11]
- “大难不死，永远不要忘记人民！” [13]

第二章 “只要打不死，老子还要革命！”

打掉了保安团，却被认作改组派，被打“死”了又活过来。“只要打不死，老子还要革命！”

- “主席连”打掉了保安团 [16]
- 是祸躲避不脱 [21]
- “死”去了，又活过来 [22]

第三章 在时局变动的潮流中

[26]

芦柴丛里闹暴动，“要想捉老子，除非是神仙。”“白鹤失去滩头”，备受磨难。

没毛的鸡仔天照应 [26]

打倒“哑巴”劣绅 [30]

“要想捉老子，除非是神仙” [35]

“活龙”要水 [39]

“白鹤失去了滩头” [48]

一身是胆的副官 [53]

第四章 打不散的隊伍

[60]

青春女子的爱恋，牧歌似的安逸，拴不住他的脚步，他继续走自己的路。

失群的孤雁 [60]

山里泼辣女娃子的爱恋 [65]

打不散的隊伍 [71]

在指挥部里 [75]

第五章 飞越关山万里

[85]

鹅毛也沉底的江流，奈何不了洪湖走出来的“浪里白条”。

“我一个人也要把你背出去” [85]

“能打、能走是训练出来的！” [93]

“杀他一个回马枪” [99]

“送给你们一双烂草鞋！” [104]

第六章 草地暴风雨 [109]

- [171] 路不平顺,又兼风雨,小心小心,走好走好! [109]
 [081] “短胡子”的嘴 [109]
 [101] 旷世奇迹 [115]
 [101] 历史的转捩 [121]

第七章 风雪吕梁山 [128]

- 国难当头,奋起救亡。千头万绪,壮大人民力量第一
 条。两年单独执行任务,锻炼了自己。
 [101] 改一个名字 [128]
 [101] 枪口对外 [131]
 [101] “单刀赴会”见齐二老虎 [135]
 [101] 交通线上“护路神” [144]
 [101] 挖出埋藏的粮食 [151]

第八章 人生之歌 [157]

- 再一次死而复生,爱情终于撞开关闭的感情之门,迎来
 人生光辉的一页。
 [101] 又一个痴情的烈性女子 [157]
 [101] 人生光辉的一页 [163]
 [101] 爱情真地来敲他的门了 [166]
 [101] 没有纪律不成队伍 [171]

第九章 保卫延安 [177]

- [081] 西北野战军以3万之众打败蒋介石、胡宗南的26万人

[190] 马;“翻过山坳”,把历史车轮推向前进。 雨风暴起草 章六第

急渡黄河 [177]

三战连捷 [180]

[191] “翻过山坳” [191]

第十章 直捣黄龙 [197]

[158] 一个国民党军工兵连的政治指导员第一次被俘虏,逃走了,再次被俘虏,又逃走了,第三次被俘虏,心悦诚服地留下来了。

俘虏果然跑掉了 [197]

南泥湾之夜 [202]

俘虏最终成为一名战士 [205]

第十一章 难忘塬上情 [214]

顿星云被当作“改组派”打“死”了;过草地,差一点中毒死去;日本人的罪恶子弹几乎要了他的命,他都活了过来。现在,他能第四次闯过鬼门关吗?

旅指挥所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214]

第四次死而复生 [220]

[223] “第一要人,第二也要腿!” [223]

第十二章 天山南北 [230]

沙尘暴吞噬了战士和汽车,他带着全家走在前面,为进军开辟道路。

没有先例的进军 [230]

“风卷红旗冻不翻” [240]

伊犁河谷的春天 [248]

第十三章 海天地间续写新传奇 [262]

多数人在解放战争结束的时候,传奇经历戛然而止,顿
星云有幸,在海天地间续写新的传奇。

新的使命 [262]

打出一个好的开局 [271]

“未雨绸缪” [283]

第十四章 为将之道 [293]

历史不会重复,但有巧合。秦东昌——胡宗南,这个西
北战场的老对手,终被大海的怒涛席卷而去。

从四面八方聚拢来 [293]

偶然事件引起的警觉 [302]

不只是要解放一江山 [304]

第十五章 力量向前伸 [320]

“老虎将军”王叔铭倒了虎威,F-47、F-84 相继被赶
出天空,他乞灵于更先进的 F-86 佩刀式喷射歼击机。

战线南移 [320]

天空的主人 [330]

第一个空战牺牲的飞行员 [336]

沙埕港上空 [343]

□ 百战将星——顿星云中将

第十六章 “入深海者见蛟龙”

让三个歼击机师转场,调动国民党空军飞机前来就歼。

高扬的战旗

调动国民党空军就歼

毛泽东“专列”到了机场

在军委扩大会上

第十七章 飞起的鱼叉

毛泽东的惊人预见,第一次同“响尾蛇”作战,打破导弹不可战胜的神话。

毛泽东点将

旗开得胜

对“响尾蛇”的殊死战

“不要拖起扁担打下面”

“拳头”效应

后 记

第一章 举起千斤，放下四两

他曾经在彭德怀指挥下作战，“庐山余震”受到牵累，又因为贺龙一句话，随贺龙一同遭受厄运。他被剥夺了权力，仍然潜心组织战斗，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窜扰大陆的 P2V-7 侦察机。

“小说是小说，我是我！”

1954 年，又是一年芳草绿的时候，有一部小说，叫《保卫延安》，风靡全国。人们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我有幸得到一部。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国是一个张扬革命，崇尚英雄的时代。战争刚刚过去不远，人们对新中国的诞生感受尤深，书中呼之欲出的英雄旅长陈兴允和周大勇的形象，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许多热心的读者，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系红领巾的少年，席地坐在府右街北京图书馆前的空坪里，听作者杜鹏程讲小说背后的故事。

杜鹏程说，当年，他随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四旅转战陕北塬上山峁间，旅长顿星云曾对他说，要写好部队，就要跟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这对他启发很大。那时，正值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时期，人民解放军以野战部队 2.6 万人、地方部队 1.6 万人应对国民党军 26 万人的进攻。对人民解放军来说，真的是最难熬而又必须打胜的“翻山坳”的战斗。他真实记录了亲身经历的、感动他和人的人和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因为陈兴允和顿星云谐音，陈兴允就是顿星云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

几天后，我奉命调海军航空兵部文化部工作。我背着还是野战军时候的背包，挎包里装着《保卫延安》和前苏联小说《恰巴耶夫》等几本

书,赶往当时叫做新北京的西郊公主坟驻地。

清朝公主墓地的南面,未来的人民海军总部正在兴建,办公楼还没有盖起来,只盖好了一个宿舍楼。那是一座围成一个方形的四层楼建筑,有飞檐的大屋顶,有高高的回廊柱,外面是北京传统的灰色墙砖。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是当时提倡的民族形式、科学内涵完美结合的精美楼房。海军航空兵部就在这宿舍楼里办公。我来到这里,正赶上工间操的时候。那时候,工间操蔚为风气,真可说是雷打不动,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人人都离开办公室,到户外空地里伸腿、弯腰。我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个身材敦实、面孔黝黑、天庭饱满的人迎了上来。猛一看,真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面如重枣的关公。他笑着招呼说:“新调来的啊,欢迎呀!”说着指指8号门说,“你先去政治部报到。”在政治部办手续的时候,我问道:“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顿司令员呀。”

“顿星云!”

“是他。”

“不是《保卫延安》里的陈兴允吗?”

“你可别这么说,小心司令员剋你。”

原来有人问过顿星云,他回答说:“怎么连一点常识都不懂!小说是文学创造,陈兴允就是小说里的陈兴允,不是顿星云。”

后来,我还不止一次听他说:“小说是小说,我是我!”

但是,这禁止不了人们的联想。那时候,有前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海军航空兵部顾问,首席顾问库兹涅佐夫出于对顿星云的钦佩,把他比作苏联革命时期的传奇英雄旅长恰巴耶夫,在一次宴会上祝酒说:“为中国的夏伯阳干杯!”

1956年,为纪念来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年,总政治部组织征文活动,编辑出版“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为这部丛书题写书名“星火燎原”。文化部领导要我协助顿星云整理、润色他的回忆录。

那时,司令员的办公室,和我们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一样大小,只是少了几张桌子,略微显得宽敞些。见我来了,顿星云抱歉地笑着

说：“任务交给我们两个人了，只怕很难完成，我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呀！”

我说：“司令员就给我讲故事吧！”

“有什么好讲的，就是走路，打仗，磨脚板！”

我明知故问道：“司令员是哪里人？”

“洪湖石首。”

“我晓得那个地方。有首民谣：‘洪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只要一年熟，狗仔不吃红米粥’。”

“你也晓得这个啊，那是个苦地方啊，也是个闹革命的地方！”他转口问我，“你是哪里人？”

“湖南。我父亲年轻时候在你家乡那一带当过乡村邮递工人，我听他说起过。”

拉近了距离，但是，问起他的事迹，却还是卡壳了。我便说：“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只要司令员有空，我就来找你。”

顿星云笑了：“哈哈，给我打‘持久战’了。好嘛好嘛，有空你就来，只怕你来了我没有空，那就对不起了。”

“我来了，你没空，我就走，就‘撤退’！不耽误你。”

“好，一言为定！”

从此，我有了直接接触他的机会。但是，写回忆录的事情，进展仍然极不顺利。我请顿星云讲故事，他总说谁谁在哪次战斗中有大功劳，谁谁在哪个决策中起关键作用，我问道：“那么你呢？你自己做了什么？”

“我嘛，没有做什么，跑龙套，当配角。”

幸好，顿星云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从抗日战争起的战斗日记，这叫我喜出望外。他同意让我看他的日记。有了日记，尽管很简略，但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我了解他。

我记录整理了他讲的几个故事，没有一篇是他满意的。195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帮助他整理的回忆录《草地暴风雨》，顿星云看后说道：“这一篇嘛，还有点意思。写文章，就要实实在在。长征就是你帮我，我扶你才走出来的！要是没有大家救我，我也就像许多

同志那样，躺倒在草地上了。”接着，他感叹说：“解放后，派人到红军走过的草地去，沿途都是一具具白骨！当年许多同志牺牲了，根本没有来得及安葬啊！许多同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一个咧！”我在当时的日记里有如此一段记载：

《人民日报》登了《草地暴风雨》，人们看到独臂师长贺炳炎、团政委汤成功冒死救人，是不能不感动的。但是，对于顿星云作为后卫团长本人，却没有什么着笔。也许这正是顿司令员要的，我却觉得是个缺憾。

“立着是一个‘人’，躺倒也是个‘大’！”

1959年夏，庐山上的“神仙会”，变幻成了急风暴雨、惊雷滚滚的斗争会，净言直谏的彭德怀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类比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被指责为“军事俱乐部”。

8月18日到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各大单位开始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1960年11月24日至1961年1月26日，海军航空兵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与顿星云的关系不坏，打电话要东西。对顿星云进行了所谓的揭发批判。之后，不断有顿星云“同彭德怀穿一条裤子，坐一条板凳，睡一口棺材”，顿星云是“彭、黄漏网分子”，顿星云“受彭德怀指使破坏海军”等等帽子抛出来。

我翻找到顿星云在1958年6月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一个发言：

海军建军方针是以空、潜、快为主的建设成一支具有攻防能力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曾向军委作过报告，军委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的步骤上却又摇摆不定，甚至在某些方面又

否认了……彭总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到海军建设问题时候说:

“海军是否需要单独建设较多的歼击机和轰炸航空兵,也是值得研究的,是否海军只编制一些侦察、救护和海军基地的掩护性质的歼击航空兵就可以了……”由此看出,既同意海军的方针,而又没有明确的肯定,使下边无法遵循一个明确的方针去工作。这对海军的建设来说,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是会议记录在案的,同上述发言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哪里是“受彭德怀指使破坏海军”呢?当时能这样指名道姓地提出直接批评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不多的了。

海军航空兵党委常委扩大会有一份顿星云“主要错误的总结”说:“在1959年9月开展反彭、黄斗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顿星云同志既是海军航空兵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代表的领导者,又是会议期间海军第二小组的副组长,既不积极领导斗争,个人又经常不到会(开了七次会,他只到两次);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一个月,他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两次简短的发言(一共不到700字),谈了些尽人皆知的事情。”

这份“总结”倒是真实地留下了顿星云坚持真理的记录。

至于说彭德怀向顿星云要狗肉,姑且不论其有无,有一份军委扩大会议海军小组会的记录,倒是记载着顿星云提的一条意见,大意说,现在首长难见,不像战争年代,随时可以见到,那时是首长下来找你。可是,现在呢,比如说要找彭老总,连他家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找不着。

王震原来是第二纵队司令员,是顿星云的老上级,听说顿星云挨批判,打电话给顿星云说:“搞什么鬼哟,你是什么彭、黄分子!你马上跑步到我这里来一趟!”

顿星云很感激老领导对他的理解和信任,但他是守纪律的,在电话里回答说:“王司令,我现在在海军,在接受审查,不是以前在二军,在新疆,您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不能到你那里去。要是在过去,我一定放下电话,马上跑步到你那里去。请你原谅。”

王震气得把电话摔了。

还有好心的同志劝顿星云说：“贺老总最了解你，你应该去找他反映真实情况。不为你自己，为航空兵的事业，也应该去讲一讲。”

顿星云笑笑说：“我相信组织，我劝你们也听组织的。”

1961年3月1日，一份会议结论摆在顿星云面前：“长期以来在政治思想上，没有同彭德怀的错误划清界限；没有以鲜明的政治思想态度和积极的工作精神来贯彻执行新军委的正确方针，仍未脱离彭、黄打乱仗的思想；长期以来由不尊重海军党委和海军首长发展到公开对抗；在领导上有严重的宗派情绪……”于是，顿星云被免去海军航空兵党委书记职务，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司令员工作的权力。部队正在打仗，建设正在爬坡，正是需要顿星云继续全力以赴的时候，他却不能有所作为，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一天，我去看他，只见他一个人跌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这个刚刚49岁的精壮汉子，一下子老了许多。我还几次看见他收拾钓竿到郊外钓鱼，似乎已没有了往日的消闲和宽松，我觉得再也见不到那个生龙活虎，谈笑风生的司令员了。但是，我错了。

“务歼入侵之敌”

顿星云把竿垂钓的时候，心还在天上，还在组织早已策划的战斗。

事情还要从1959年国民党空军一架飞机窜扰大陆说起。

1959年5月1日，劳动节。

在天安门广场上，华灯处处，流光溢彩，焰火腾空，五光十色，欢歌曼舞，普天同庆。在华北大地上，更有多少工人在加紧生产。人民的节日，需要安详，需要宁静。

青岛流亭机场，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夜间值班部队警惕地注视着防区的天空。

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在浙东前线曾经连连击落国民党军入寇的飞机，使得国民党空军很长时间不敢窜犯浙江沿海。1957年12月18日，毛泽东就国民党军飞机窜扰大陆一事，提出“务歼入侵之敌”。为了调动国民党军，顿星云建议部队调防，吸引国民党空军飞机前来就

歼。这一招果然奏效。1958年1月,第四师刚从浙东转场到青岛,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就在山东诸城一带15000米上空把1架美国新近装备国民党空军的RB-57侦察机打落下来。得过“飞虎奖章”的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毙命。

国民党空军依仗美国政府提供的高性能飞机,白天,派遣RB-57从同温层高空入窜;黑夜,利用P2V-7在暗夜低空入窜。顿星云组织海军航空兵在高、低空两极作战。他现在目光聚焦在国民党空军的P2V-7,要求部队千方百计把它打下来,取得在夜间低空这一极作战胜利。

P2V-7侦察机,美国制造。低空飞行性能优越,机动性良好,续航时间长,飞行距离远,装有完善的夜间航行的导航设备和先进的电子侦察干扰设备,被国民党空军视为不可战胜的秘密武器。

P2V-7侦察机的活动,直接受国民党空军情报总署国防情报调查组控制。它的窜犯,由大陆沿海省区逐渐扩展到江西、湖南、安徽,远至内陆腹地四川、贵州、山西,更曾经猖狂地窜到北京、天津、上海地区上空。

P2V-7侦察机趁大陆人民欢庆节日的时候,再次入窜了。

正当农历三月末,天上只有微微光亮的下弦月。夜黑风高,窃贼大胆妄为。

海军航空兵第四师1架歼-5歼击机起飞拦截。

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还没有在夜间捕捉P2V-7侦察机的必要设备,起飞迎战的歼击机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逐渐接近入窜的国民党空军飞机。

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在墨黑的天空,飞行员看不见目标。

地面引导通报:“P2V-7在你正前方,距离1000米。”

指挥所命令:“开炮射击!”

12发炮弹在黑夜的天空中,画出了曳光的轨迹,却没有也不可能打中窃贼。

1960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八。高高的寒天,上弦月清冷无光。过了午夜,越显漆黑一片。零时16分,P2V-7侦察机又一次从山

东半岛入窜。

海军航空兵第四师1架歼-5歼击机从流亭机场起飞,担任空中通信联络,配合从同一机场起飞的空军1架杜-2型轰炸机进行拦截。

杜-2飞机飞行员在空中听错了口令,失去了拦截的机会。地面指挥所命令歼击机飞行员投入攻击。在地面引导下,歼击机在P2V-7飞机尾后800米,向目标方向开炮,15发炮弹,一发也没有命中。P2V-7侦察机越发肆无忌惮地深入窜扰,竟在大陆上空活动了4个多小时,才从渤海湾出海返回台湾。

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分析两次没有击落P2V-7侦察机的各种原因,琢磨击落P2V-7飞机的办法。前两次战斗说明,对准目标方向,概略瞄准射击的攻击方法,没有击中P2V-7侦察机的可能。P2V-7侦察机正是借助暗夜增强了它的优势,逃脱了打击。歼-5飞机实施攻击的主要困难是,在暗夜里看不见目标,不能目视进行射击。如果能使P2V-7侦察机暴露在强光之中,就剥夺了它的优势,增加了击落它的可能性。这样,如何解决看得见目标的问题便成了主要矛盾。经过集思广益,对飞机有关数据、空中大气压力、空气密度、风速、风力等等作了统计,反复计算,缜密研究,1960年1月,陈士珍提出一个设想:实行歼击机和轰炸机协同作战,由轰炸机在P2V-7侦察机上方空投照明弹,歼击机抓住时机准确射击,争取击落入窜的P2V-7侦察机。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陈士珍向顿星云和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纪亭榭讲述了自己的想法,顿星云鼓励说:“陈副司令,你的想法很有意义。P2V-7侦察机是当前设备最先进,最现代化的飞机。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装备来打击它,这就要靠我们的老办法、老传统,弥补技术装备的不足。这个思想,不只是打P2V-7飞机适用,在同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对手作战时,都适用。我们支持你组织试验,从第四师和第三师抽调最好的飞行员,抽调最好的歼击机和轰炸机,立即进行试验。”

1960年9月9日,陈士珍直接组织训练,开始照明攻击战术试验。

顿星云组织海军航空兵部反复研究论证,于1961年1月8日发出指示:照明攻击“大有击落夜间低空入窜之敌的现实可能”,北海舰队航空